

杀手凯勒系列 02

黑名单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林大容 译

HIT LIST
Lawrence Block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瞄准之前，目标就一个个死掉了。
凯勒不可避免地了解到，
他正名列在某人的杀人名单上。

三捧爱伦坡奖 四获夏姆斯奖
两夺马耳他之鹰奖

1994年爱伦坡奖终身大师奖得主

劳伦斯·布洛克
欧美侦探小说第一人

HIT LIST
Lawrence Block

黑名单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名单/(美)布洛克著;林大容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039-4304-1

I.黑… II.①布…②林…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0814号

黑名单

作 者	[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 者	林大容
责任编辑	吴士新
装帧设计	巴斯光年workshop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20×91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304-1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HIT LIST

凯勒从内华克机场飞过来，下机后跟着“提领行李”的指标走。他没有托运的行李，向来没有，但机场的标示多多少少是在假设每人都有托运的行李，因为朝着提领行李处走，才能找到出口。可别指望会有一连串写着“要离开这鬼地方，请由此前进”的标示。

通过海关后，有个往下的电扶梯，底下有大概十到十二个人在等候，有的穿着制服，大部分都拿着手写的牌子。凯勒的眼光不自觉地被其中一个男子吸引住，那人穿着卡其裤和皮夹克，无精打采的。就是他了，凯勒判定，然后他眼光移向那男子手上拿的牌子。

可是，妈的。那上头写的字好难认。凯勒往前走近了些，看了一眼。上头写的是阿奇柏德吗？凯勒无法辨识。

他转过身，看到了他在找的那个名字，写在另一个男子拿的牌子上，这个人比较高，块头比较大，穿西装打领带。他离开那个手上拿着难以辨认名牌的男子——又没人看得懂，要那块牌子干吗？——走向拿着阿奇柏德名牌的男子。“我是阿奇柏德先生。”他说。

“理查德·阿奇柏德吗？”

有什么差别？他正要点头，然后想到桃儿曾告诉他的名字。

“内森·阿奇柏德。”他说。

“密码通过，”那人说，“阿奇柏德先生，欢迎光临路易斯维尔。行李我来提吧？”

“没关系。”凯勒说，照样拿着他那个随身的袋子。他跟着那男子走出航站楼，穿越挤满车子的双线马路，来到临时停车场。

“关于名字的事情，”那人说，“我是在想，随便谁都看得到牌子上的名字。哪个活宝一定会想，如果能自称阿奇柏德换个免费便车搭，干吗还要花钱叫出租车？我的意思是，他们又没把你的照片给我。这里根本没人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我不常来这里。”凯勒说。

“嗯，这个城市挺不错的，”那人说，“不过这不重要。重点是，我想确定我接对人，所以先报出姓名，还把名讲错。‘理查德·阿奇柏德吗？’换了那种痞子就会说没错，我就是，然后我马上知道他是胡说八道。”

“搞不好人家真叫那名字。”

“是啊，不过几率能有多高？还会有两个从同一班飞机下来的人都姓阿奇柏德吗？”

“只有一个。”

“什么？”

“我真正的名字不是阿奇柏德。”凯勒说，心想这番招认应该不算说是溜嘴透露身份。“所以只会有一个姓阿奇柏德的人，那这么微乎其微的几率有多少？”

“自称是理查德·阿奇柏德的人，”那人表情坚定地说，“不是我耍的。不管他姓不姓这个都一样。”

“你说得没错。”

“可是你说你名叫内森，那就是我要找的人了。一切搞定。就是那部丰田，蓝色的。我们先上车开到长期停车场那儿。你的车在那

里，加满了油，驾驶执照在置物匣里。等你办完事，把车停回原来的地方，然后钥匙和停车单塞在烟灰缸里就行，自然会有人来领车。”

结果那车是一辆中型的奥尔兹，暗绿色的。那人开了车锁，把钥匙和一张停车单递给凯勒。“会花掉你几块钱，”他抱歉地说，“我们昨天晚上就开来了。乘客座有那个地区的街道图。打开，你会看到有两个点圈了起来，一个是家，一个是办公室。我不晓得他们事先告诉过你什么。”

“名字和地址。”凯勒说。

“叫什么名字？”

“不是阿奇柏德。”

“你不想说？不怪你。你看过照片吗？”

凯勒摇摇头。那男人从内里的口袋掏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卡片。卡片的正面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小孩，还有一只狗。那只狗是只黄金猎犬，没笑，但看起来也够开心的了。“佳节的祝福……”照片底下写着。

凯勒打开卡片，看上面的字：“……赫什霍恩家族——沃特、贝齐、杰森、特玛拉与波瓦坦敬上。”

“我猜波瓦坦是那只狗。”凯勒说。

“波瓦坦？这算什么名字？印第安人的吗？”

“波卡洪塔斯公主的父亲。”（译注：波卡洪塔斯 [Pocahontas] 是17世纪初北美印第安波瓦坦部落酋长的女儿，与当时初到北美殖民拓荒的英国殖民拓荒者友善来往，后与其中一名拓荒白人结婚，双方保持长期和平。故事曾被迪斯尼拍为卡通片《风中奇缘》）

“给狗取这种名字真是少见。”

“人叫这种名字都够少见了，”凯勒说，“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取过这种名字。他们只弄得到这张照片吗？”

“怎么？这照片拍得很好很清楚啊，而且我告诉你，他本人就长

得跟照片一模一样。”

“能让这些人摆姿势让你拍照，真好。”

“这是圣诞卡。不过一定是夏天拍的。看他们穿的衣服和背景就晓得了。你知道我赌他们在哪里拍这张照片吗？一定是在麦尼利湖有个避暑别墅。”

天晓得那是哪里，管他。

“所以这一定是夏天，那是多久了，十五个月前？他现在样子还是没变，所以你有什么问题？”

“照片是全家福。”

“对，”那人说，“喔，我懂你的意思了。不，只有他，沃特·赫什霍恩。只有男主人。”

据凯勒所知也是如此，不过确定一下也好。不过如果赫什霍恩头部中了一枪，眼睛闭上，嘴巴抿成一条线，凯勒会更快乐。旁边可别围着这些死者最亲密的人，还都带着僵硬的笑容。

他不太喜欢此刻的感觉，从下飞机之后就不喜欢。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需要，”那人说，“不过置物匣里有把家伙。”

有把什么？凯勒纳闷着，然后恍然大悟。“跟驾驶执照放在一起。”那人说。

“只不过那把家伙没有登记。是把很小巧的 0.22 自动手枪，还附送枪套，倒不是说你会需要。反正不管你需不需要枪和枪套，都轮不到我说话。”

“好吧。”凯勒说。

“你们这一行都喜欢那型的，对吧？0.22 口径的。”

如果你用 0.22 朝着一个人的头部射击，子弹通常会留在脑壳里，在里面冲来撞去，对脑壳的主人不会有好处。小口径武器就该比较精确，而且后坐力小，理应是一个以自家手艺为骄傲的杀手所

选择的武器。

凯勒一向很少花时间去想枪的事情。非用不可的时候，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好像你也可以去学光圈设定和快门速度之类的东西，或者你也可以抓起一台日本相机对准目标就拍。

“用后即弃，”那人说，“或者如果你没用，就留在置物匣里。要是用了，就扔在大型垃圾收集箱或者丢进排水道，不过我告诉你这些干吗呢？你才是主子。”他噙起嘴唇吹了个无声的口哨，“我得说，我羡慕你这样的人。”

“哦？”

“你搭车进城，办完该办的事情，然后搭车离开。好吧，是搭飞机离开，不过反正这么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来去不啰嗦、不抱怨，不必日复一日面对同样的一群混蛋。”

每次面对的是不同的混蛋，凯勒心想。难道这样会比较好吗？

“可是我办不到。我有办法扣扳机吗？也许可以。也许我无论如何办到了。但你的方式不一样，不是吗？”

是吗？

那人并不期待回答。“在提领行李那儿，”他说，“你一开始没看到我，朝着另外一个人走去。”

“我认不出他拿的牌子上面写什么，”凯勒说，“那些字母都缠在一起了。我当时觉得他在等人。”

“站那儿的不都在等人吗？不过重点是，你还没注意到我，我已经盯着你看了。我想象着自己过着你这样的生活。怪哉！我对你的生活知道些什么？只不过就是我想象出来的。然后我明白了一件事。”

“哦？”

“我做不来，”那人说，“我就是办不到。”

凯勒付了八美元，离开那个长期停车场，觉得收费蛮合理的。他上了州际高速公路往南，在东公园道的出口下来，然后找了个地方喝杯咖啡，吃个三明治。那家店自称是家庭式餐厅，这个名词凯勒从没完全搞懂过。那似乎代表了低价格、美式小城风味食物，还有随意的气氛，但跟家庭怎么扯得上关系呢？这个下午餐厅里没有家庭，只有单身的顾客。

就像凯勒自己也是，他坐在卡座里，研究着地图。他毫无困难就找到赫什霍恩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就在主街和杰弗逊街之间的第四街，离俄亥俄河没几个街区），然后往东十几英里，是位于诺柏恩小区的家。

他可以在市中心找个汽车旅馆，或许就在走路可到那人办公室的距离，或者——他研究着地图——或者他可以走东公园道继续往东，几乎可以确定，在与六十四号州际公路交叉口那一带会有很多汽车旅馆。这样他去那人的家很方便，而且事后去机场也很方便。他也可以从那儿去市中心，但或许他根本不必去，因为几乎可以确定，在赫什霍恩家里干掉他会比较容易，也比较单纯。

只除了那张该死的照片。

贝齐、杰森、特玛拉和波瓦坦。如果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他会比较开心，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会更开心。知道某些事情会很管用，但其他一切涉及私人的事情只会碍事而已。知道某个人养狗可能是颇有价值的情报——不管你是否决定闯进他家，这项情报都能派得上用场——但你不需要知道那只狗的品种，更不需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这搞得整个事情有私人成分，而这件事情不该扯上私人的。假设做这件事最好的方式就是在那人家里的某个房间，比方说地下室里面的居家办公室。好吧，有人会发现他在那儿，通常就是他的家人。如果你要为何发现尸体的人所经历的心灵创伤而感到歉意，

你就根本没法出去杀人。

若是你对这些人知道得不多，事情反而就会比较容易。你心里想象着死者太太惊吓退缩的场面，但如果你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有一头很短的金发与明亮的蓝眼，还有可爱的花栗鼠般的脸颊，你会活得比较容易。去想象她走进死亡现场的脸部表情时，比较不会难受。

所以真不幸，那个拿着阿奇柏德名牌的男子竟就给了他这张照片。但这不会阻止他在赫什霍恩的住处干活儿，也更不会让他干脆放弃整个任务。他可能不在乎自己用什么口径的枪，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工作怀有多少手艺人的骄傲，但他是个专业好手。他会利用手上既有的工具把工作搞定。

“现在我可以提供你几个选择，”柜台的职员说，“吸烟或不吸烟房间，一楼或二楼，靠前或靠后。”

那是个超级八号连锁汽车旅馆。凯勒选了不吸烟、靠前、一楼的房间。

“床就没得选了，”那个职员说，“所有的房间都一样。两张双人床。”

“这样我还是有选择。”

“什么选择？”

“我可以选择睡在哪张床。”

“这个选择很简单，”那个职员说，“首先你会把行李箱放在其中一张床上。”

“然后呢？”

“然后你会睡在另一张床。这样你的空间会比较大。”

147号房的状况果然如那位职员所说，有两张双人床。凯勒两张床都考虑过一遍，然后把袋子放在梳妆台上头。

保持开放选择，他心想。

他用公用电话打给白原镇的桃儿。他说：“跟你复习一下。你是不是提到过什么有关意外的事情？”

“或者是自然原因，”她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年龄，谁敢说什么是自然原因？除非是吃毒胡萝卜给噎死，我看你大概也跟这类死因一样自然。”

“他们给了我一把枪。”

“哦？”

“一把0.22手枪，因为那是我这类人喜欢用的型。”

“跟毒胡萝卜差得可远了。”

“用后即弃。”

“很好记，”桃儿说，“听起来好像沟通不畅，是吧？用这把枪开过火的人，好像天生是不晓得该丢掉的。”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还是得办得很自然吗？”

“从来就不必自然，凯勒。只是自然一点会比较好，但他们给了你一把枪，所以我想，如果你用那把枪，他们也不会反对。”

“然后就丢掉。”

“照程序是这样。让顾客满意一向不会有坏处，所以如果你能安排一个心脏病或让他的喉咙被家里的狗给撕裂，那当然再好不过。但另一方面——”

“你怎么知道那只狗的事情？”

“什么狗？”

“你刚刚提到的那只狗。”

“那只是打个比方，凯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养狗。我根本不晓得他有没有心脏，但——”

“那是只黄金猎犬。”

“哦？”

“名叫波瓦坦。”

“这个嘛，对我来说是新闻，凯勒，但听了也不算吃惊。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解释那张圣诞卡上面的照片。

“真混蛋，”她说，“他就不能找张大头照，就是那种报上给你做人物特写或逮到你监守自盗的那种照片？老天，我们老得跟这种人打交道。幸好你不必去看那种圣诞信，否则你就会晓得玛丽姑妈割掉盲肠之后一直很健康，还有小蒂米毕生头一次刺青。”

“小杰森。”

“老天，你晓得那小孩的名字了？喔，既然卡片上有狗的名字，那小孩的名字也不会漏掉了，是吧？真是够耍宝了。”

“那家伙拿了个上头写着‘阿奇柏德’的牌子。”

“至少这部分没搞错。”

“我跟他说我就是，然后他说：‘理查德·阿奇柏德吗？’”

“然后呢？”

“你告诉过我，跟他们讲好的名字是叫内森的。”

“认真想想，没错。他们这点也搞砸了，嗯？”

“不完全是。那是个测试，好确定我不是什么想搭免费便车的天才。”

“所以如果你忘了名字，或者只是不想多生事端……”

“他就会认为我是冒牌货，叫我滚一边去。”

“事情可真愈来愈精彩了。”她说。“好，你想忘掉整件事情吗？我感觉得出你因此感觉很不好。你回家就是，我可以告诉他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这个嘛，我人已经来了，”他说，“反正事情也不难办。我是不晓得你怎么想啦，但这笔钱我用得上。”

“只要是钱，总用得上的，”她说，“即使唯一的用处就是抓在手里而已。所有的钱都该有个地方放，而放在白原镇就跟放在别处一样好。”

“听起来好像他说过的话。”

“或许吧。”

他们说的是他们曾共同替他工作的那老头，桃儿跟他一起住，替他管家，凯勒则替他杀人。老头已经死了——先是一点一点失去意识，然后他的身体忽然间也死了——但事情的本质还是没改变。桃儿接电话、谈价钱、做安排，然后把钱花掉。凯勒出门、干活儿、把事情办完，然后回家。

“不过呢，”桃儿说，“他们付了一半的钱当订金。钱一到了手，要我送回去我就恨。钱是一样的，但感觉不一样。”

“我懂你的意思。桃儿，他们这事情不急，是吧？”

“这个嘛，谁晓得呢？他们没说过急不急，但他们也提过自然原因却又给了你一把枪，好让你办得更自然。针对你的问题，答案是不急，我想你可以慢慢来。凯勒，你去找过邮票商了吗？”

“我才刚到啊。”

“可是你查过电话簿了，对不对？”

“我得花点时间搞清楚状况，”他说，“我以前没来过路易斯维尔。”

“好吧，你好好玩。搭电梯到帝国大厦顶楼，去看看百老汇舞台剧。坐坐电车，搭船游塞纳—马恩省河。去做一切游客会做的事情，因为谁晓得你以后还会不会再回去。”

“我会四处看看的。”

“好好玩吧，”她说，“但绝对不要考虑搬去那里，凯勒。那种步调、那种塞车、那种噪音，那种十足的人类能量——会把你逼疯的。”

他跟桃儿讲话时是傍晚，等他循着地图来到诺柏恩小区的弯曲道天色已经暗了。那是一片典型的郊区街景，一片片宽敞的绿地上矗立着颇大的一层楼或二层楼住宅。马路许久以前便开辟了出来，沿路填满了密密麻麻的树木。凯勒心想，如果打算建立自己的家庭，这地方倒是不坏。

赫什霍恩家是一栋两层楼、中央门厅挑高的殖民地式建筑，种在前门两侧的对称植物，凯勒觉得应该是杜鹃。左边一丛垂杨，右边一条车道通到车库，车库门上方是篮板，上头有个篮圈。他注意到，那是个可以停两辆半的车库。他心想，如果你刚有两辆半的车子的话，这倒是挺方便的。

房子里亮着灯光，但凯勒见不到任何人，他觉得这样也好。他开车绕了绕让自己熟悉这一带，在弯曲的街道间有点失去方向，但毫无困难地就又找到路了。他又开着车经过那栋房屋两、三回，然后转头往超级八号旅馆回去。

回程路上，他在一家连锁牛排屋停下来吃晚餐，牛排屋以一个最近刚亡故的牛仔电影明星为名。路易斯维尔或许还有更好的餐厅，但他并不想去找。九点前他回到旅馆，拿钥匙开房门时忽然想到那把枪。就留在置物匣里吗？他回头上车去拿。

房间就跟他离开时一样，他把枪放进打开的手提箱里，拉了张扶手椅到电视机前。遥控器跟他家里的不太一样，但这不就是旅行的乐趣之一吗？如果样样都要一样的话，那干吗出门去别的地方呢？

接近十点时，忽然有人敲门。

他的反应很快、很戏剧化。他抓起那把枪，把子弹上了膛，拉开保险，贴在门旁边的墙上。他等待着，食指搭在扳机上，直到那人第二度敲门。

他说：“谁？”

一个男子的声音，“或许我搞错房间号码了。罗夫，是你吗？”

“找错房间了。”

“是啊，你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罗夫。”那个男子的声音沉重，声音好像有点不太平衡。“那天杀的罗夫在哪儿？抱歉打扰你，先生。”

“没关系。”凯勒说。他没动，手指还搭在扳机上。他倾听着，听到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他听到那男子敲了另外一扇门——只能期望是罗夫的房门。凯勒让憋着的那口气吐出来，又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他瞪着手里的那把枪。匆匆抓把枪贴在墙上，这不像他的作风。但他出于直觉就这么做了，根本连停下来想想都没有。

很奇怪。

他把子弹退出枪膛，放回弹匣中，把手中的枪翻转过来。这理当是他工作时所选择的武器，其实更常用来攻击而非防守，若要把子弹射进一个没防备的后脑里，这把枪用来很顺手；但若是面对另一个人手里拿把枪朝你走来，就没那么顺手了。在这类情况下，你会希望有什么阻止那把枪开火，希望有个什么又大又重的轰一下，把拿枪的人给轰倒，让他不能动弹。

另一方面，当你最大的威胁是某个醉鬼在找罗夫，那么用卷起来的报纸对付就绰绰有余。

有什么好紧张的？他干吗要用枪，干吗要憋着气，干吗脉搏跳这么快？

到底为什么？他等着让自己的心跳恢复正常，然后脱掉衣服冲个澡，擦干身体，这下才明白自己有多疲倦。或许这可以解释一切。

他马上去睡觉，但上床之前，他确定门锁好了，然后把小小的0.22手枪放在床头柜上。

他醒来头一眼看到的就是床头柜上的那把枪。刮胡子时他努力想，该拿这把枪怎么办。留在房间让收拾的女佣去决定？他排除了这个选择，但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不想把枪带在身上。

于是只能放在车上的置物匣里了，他开车去弯亩道时就把枪放进去。汽车旅馆提供免费大陆式早餐——一杯咖啡外加一个甜甜圈，他搞不懂旅馆所谓的“大陆”是指哪一块——但他没吃，以便尽早赶到赫什霍恩家。

他获得的报答，就是赫什霍恩家男主人正在遛狗的景象。

凯勒从后方看到他们，那男子的穿着就像平常正打算要去上班的人，但那只狗不会错，是一只黄金猎犬。

凯勒养过狗，是只澳洲牧牛犬，名叫纳尔逊。纳尔逊早已离开——有名年轻女子原来的工作就是负责带它出去散步，最终却跟它一起离开了——而凯勒无意再找一只来取代。但他仍是习于养狗的人。每到二月他会观赏电视上“美国狗屋俱乐部”的狗展转播，还想过哪天自己要去麦迪逊广场花园亲眼看看。他认得出不同品种的狗，但就算不知道，好吧，要认出一只黄金猎犬又能有多难？